



闪闪惹人爱

SHAN SHAN
RE REN AI

猪然然◎著
时迹
SHI JI

追女生要暴力中不失温柔，
体贴兼疏离，
时而国王时而忠犬，
腹黑鬼畜两手都要抓……

闪闪惹人爱

SHAN SHAN
RE REN AI

猪然然，时迹◎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闪闪惹人爱 / 猪然然，时迹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7-5438-7928-7

I. ①闪… II. ①猪… ②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595号

闪闪惹人爱

编 著 者 猪然然 时 迹

责任编辑 胡艳红

特约编辑 贺玉梅 曾诗玉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装帧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928-7

定 价 19.8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7
第四章	039
第五章	050
第六章	062
第七章	073
第八章	085
第九章	100
第十章	113
第十一章	126
第十二章	139
第十三章	151
第十四章	165
第十五章	177
第十六章	191
第十七章	203
第十八章	215

第一章

1.

这是一幢旧楼，年久失修的窗棂，拿报纸草草糊着，冷风拍起咿呀作响。灰墙青瓦上，有黑色母猫懒懒爬过，楼梯阴暗逼仄。教室里的桌椅，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打了无数补丁。天花板的乳胶漆，早已斑驳脱落，如陈旧沧桑的老女人，带着时光老去的潮湿味道。

楼里走道上，有女孩子娇小的身影跑过，水泥板发出空寂的响声，阳光斑驳，灰尘在光线里轻舞飞扬。

女孩子冲进阅读课的教室，扯着另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生往外跑，红裙女生直被她拉到教学楼三楼楼梯处才回过神来：“白黛，你这是演的哪一出？携款私逃还是走私贩毒？”

白黛急忙做了个住嘴的手势，拉着她轻手轻脚地踏上三楼的楼梯。

刚到三楼入口处，便听到里边有声音传来：“校长，我只是个小小的学生。”一个男生无奈地说道。

夏银河拉了拉白黛的衣角，小声地问：“难不成在这里谈话的是校长？”

白黛轻轻地甩了甩手，示意她仔细地听。夏银河乖乖地闭了嘴，竖起耳朵。

“我知道，但现在是个拼爹的时代，你爹的迟早是你的。”一个低沉的磁性男声响起，校长果然就是校长，看这话说得多有水准。

“所以，校长你的意思是让我坑爹？”男生的声音愈加地纠结，夏银河好奇，悄悄地伸出半个头去，一个白衣少年倚在年久失修的水泥护栏上，距离远又给的是侧面，看不清楚脸，只知道那一抹白，站在中午和煦的阳光里，显得异常的耀眼。校长却被一扇铁门给挡住了，看不见身影。

“放心，这坑你爹的事不用你做，你只要什么都不做就行。你也知道我来这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这点钱对你爹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叁疏高中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火烧

得旺不旺就靠它了。”

校长这话，让夏银河觉得他越来越靠谱了，虽说这开学都快一个月了，他很少露面，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感觉是个靠着关系占着个校长位置吃白食的人，但听了他这话，她突然觉得这个在第一次校会上就被一众学生轻看的校长，说不定是个干实事的角色，以叁疏高中目前的状况来说，确实是需要用钱，而且是很多的钱，这座破落的高中再不修理一下，估计真的会被贴上白条，指不定哪天推土机就开了进来。

男生站直了身子耸了耸肩，抬头看了看有些耀眼的阳光说：“我家陌官人是个老实人，你别坑他太多了就行了。阳光真好，吸血鬼都不敢出来，我上课去了，要迟到了。”

他刚准备要走，却听到校长一声大叫：“啊！吸血鬼！”

吸血鬼？这破旧的教学楼里有吸血鬼？这个念头直插进偷听的夏银河和白黛的脑海里，两人有些惊恐地对视一眼，没有半点犹豫地撒腿就跑。

校长却在这时拍了拍白衣男生的头：“你小说看多了，别在学校乱造谣。”

男生摸着头嘀咕地说：“你不觉得你这栋旧教学楼，在没有阳光的日子看起来，就像《暮光之城》里的吸血鬼住的地方吗？”

夏银河和白黛停下脚步再次对视，明白一个理：妈的，被耍了。

2.

学校的食堂内。

杨宁夕左手拿叉子，右手拿筷子，分别指向对面的两个人，恨铁不成钢地说：“没见过你们这么丢人的，偷听得应了景了！该说你们天真烂漫呢还是说你们人戏太深！”

夏银河夺过她手里的叉叉筷筷，大方地说：“我替白黛原谅你的无知，我们这是奉献精神懂不？一切行动听指挥，校长大人说有吸血鬼，就是保护我们！我们不跑，那多对不起他大人那声浪费了无数唾沫的大吼！”

白黛跟着附和：“就是就是，咱们校长初来乍到，咱们可不能给他难堪。”

杨宁夕一脸的受不了：“得了吧你们，明显就是被类似大灰狼来了般的事件给骗了，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其实心里早就恨不得把那俩人生吞活剥了吧。”

夏银河内心抓狂，这杨宁夕咋就这么一针见血呢，咋就这么了解我俩呢，不过也就认识一个月不到，这算值得高兴的事么？闺蜜好友原来就是这么肉疼的存在！

夏银河笑得花枝乱颤：“宁夕呀，你可真是心如明镜，那么，你会帮我们充当食人兽么？”

“银河呀，别浪费表情了，看那是谁来了。”坐在面对食堂大门的杨宁夕直瞪着门口，夏银河和白黛好奇地转过头去。

这一看让白黛啧啧不已：“瑶池宫啥时在食堂设了点。”

走进来的是一个学生，一个女学生，一个漂亮的女学生。

一身鹅黄的连衣裙配上半寸高的白绑带水晶凉鞋，站在人潮中间东张西望，虽然是左顾右盼地四下寻人，却丝毫不减她从容不迫的气质，连她寻人的姿势也变得妩媚娇羞。

夏银河摇头感叹道：“这个王丝瑶我们是断然超越不了的，哪怕给我们几千万，咱们也是暴发户的铜臭样，人家那可是从瑶池宫出生就具有的气质。”

杨宁夕和白黛十分认同地点了点头，心甘情愿地屈服了，不服，老天爷都要怒了。

3.

那么王丝瑶是谁呢，夏银河她们仨人认为是瑶池宫发生地震时从天缝里漏下来的仙女。不偏不倚落到了她们寝室。说是仙女绝非夸张，尤其是搁在这座不入流的破烂学校。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座有着特别名字的叁琉高中。没错，名字是叁琉高中，学校更是名副其实的三流高中，名字与地位映衬得天衣无缝。而在夏银河的思想里，这儿是满面尘土破烂色的蛮夷之地！

夏银河永远忘不了入学的那一天，这座学校带给自己抑扬顿挫的视觉冲击！

那一天，天刚下完一场大雨，她站在学校的半山腰，脚踩菜地，青黄不接的大白菜毫无生气地倒了一地，头顶是开垦了半边的荒山，上面的泥土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松塌下来覆盖教学楼。再往下看去是一栋远古时代修建的砖房，砖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墙壁也被各式各样的涂鸦涂得面目全非，哪怕只是1.0的地震，那座房子都能顷刻之间化作一堆废墟。当时的她真的咆哮了：“尼玛的是不是蛮夷之地！是不是！是不是！！尼玛的地震伤不起呀！伤不起！”

所以，当她第一次见到王丝瑶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奇葩，蛮夷之地中盛放的奇葩！很多年以后，夏银河都清楚地记得当时走下车的王丝瑶是多么的芳华绝代、倾

国倾城，惊艳到让她身后的奥迪A6也黯然失色。

当时她和白黛刚从商店走到宿舍大门，被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惊扰，回过头一看，只见一辆锃亮的黑色房车，停在本就年老古稀的篮球架旁边，篮球架摇晃了两下终是没有倒下来。

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年妇女跟在她身后边走边说：“小姐，你的宿舍今早卢婶已经来整理妥当了。”

这个小姐就是王丝瑶，一个带着仆人来上学的王丝瑶！王丝瑶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粉雕玉琢的鹅蛋脸上并无多大的表情，却丝毫不损她的美丽，一头纯天然未加工过的乌黑发丝妩媚披肩，粉红的羊毛针织小背心配洁白的雪纺衬衫，红黑相交的格子裙，超级的卡哇伊，让人觉得只要她叫一声“雅蠃蝶”，所有的人都不忍心伤害她。

白黛在一旁低低地发出啧啧之声：“这是哪家富二代这么想不开跑来这蛮夷之地受罪！”

看，王丝瑶多神奇呀，她的女神之光映得白黛这个假淑女也露了尾巴。

看着王丝瑶妍姿艳质、灼灼其华地站在一堆市井小民里，夏银河就伤怀起来，不带这么玩人的！生得美貌就算了，偏还气质如兰，气质如兰也就算了，还要家财万贯，家财万贯也就算了，还硬要跑到这破烂的学校来刺激我们！进入三流学校本就能够受打击了，还要被这么折腾，夏银河真想把这天仙给送走呀送走！地球不安全，还是回你的瑶池宫去吧！

杨宁夕奇怪地问：“她在找什么人？平时可从来不会出现在这种嘈杂之地的。”

白黛摇了摇头：“不知道，唉，贫富差距虽然总是只有一条鸿沟，但就是越不过、够不着呀。”王丝瑶在她们那个寝室就是独立的存在，她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不可亲近，而是亲近不得。

夏银河叉起一块豆腐，小心翼翼地放入嘴里，猜测着说：“我觉得吧，极有可能是找那天那个陌生人！”

“什么陌生人？”杨宁夕问道。

夏银河摇了摇头，一脸痛惜地看着杨宁夕：“宁夕呀，好戏你总是错过，白黛，给咱班的学生会代表展示一下你的八卦神技！”

白黛推了推娃娃脸上的平光眼镜，扬起手就开说：“话说，那个，在一个雨后，我和银河正从学校那‘文革’时期遗迹的店里出来时……”

“停！”杨宁夕有些憋不住了，“黛老板，直接进入正题！”

白黛做了个鬼脸：“后面一句就是正题了，结果被你叫了停！话说我和银河正从商店出来，”她看着杨宁夕圆润的脸蛋儿上已经有欲将自己捏碎的趋势，赶紧飞快地说：“然后仙女王丝瑶降临了，然后仙女开始朝我和银河走来，然后仙女出声了，不过出声叫的不是我和银河，是一个从头到脚都黑得似坨煤炭的男生！”

杨宁夕惊讶了：“哇，不是吧，王丝瑶居然会主动勾搭他？”

白黛接着说：“最神奇的不是这个，神奇的是那男生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抖着脚，对她说‘王丝瑶，你到这学校来是想制造混乱的吧，奥迪A6也敢直冲进宿舍区！我告诉你这荒芜之地多的是蛇虫和鼠蚁，正巧这两种生物都喜爱你这种钻石入肉，前者为肉，后者为钻石。’”白黛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把。

杨宁夕瞪大双眼来了兴趣：“那男生长得怎么样？”

夏银河叹了口气：“等我凑过去想看清那厮的脸时，他却像是尿急般火速地跑了！”

“我觉得银河的想法没错，这王丝瑶肯定是来找那煤炭哥的！咱们等下要不要跟踪？”白黛转着乌黑的眼珠贼乐贼乐地说。

“看来不用了，王丝瑶今天是来勾搭别人的！”杨宁夕抬起脸示意前方。

那人不是别人，而是叁琉高中新来的校长，与他们这批新生一样的新！

只见英俊帅气的校长，带走了仙女王丝瑶。

4.

好一对金童玉女！

夏银河凑出鼻子嗅了嗅：“姐妹们，我闻到了奸情的味道。”

白黛点了点头：“我也闻到了！”

只有杨宁夕摇了摇头：“绝对没有，校长今年三十岁了，王丝瑶是什么条件，用得着去喜欢一个大叔？不过他俩倒是挺门当户对的，可惜年龄摆在那里了，不可能有奸情。”

夏银河和白黛听了杨宁夕的这番话，激动地抢过她桌前的饭盆：“招！从实招来！你是怎么知道校长的年纪，怎么知道校长什么家底的？”

这个校长，从新学期上任到现在一个月了，夏银河、白黛、杨宁夕都熟成自家姐妹了，而他在所有学生的心中却始终是个谜，成天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开学典礼上也

仅仅说了两句公式化的话语，弄得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这么年轻的校长，应该是教育局某高官家的放到这吃公粮的位子上白拿工资的富二代。

“明天《叁疏校刊》下来你们就会全知道了，我刚从学生会开完会回来，已经见过校刊了，太他妈有意思了，保证你们震惊！”

震惊的《叁疏校刊》在第二天真的让人震惊了。

这校刊简直就像《时代周刊》！封面居然弄的是王丝瑶那张勾人魂魄的脸，笑得妖娆妩媚、激情四射，最激情的是，笑脸旁边还印着一行字：“亲爱的，让我们一起恋爱吧！”

夏银河一口茶就猛地喷了出来，拿着校刊瞪大眼：“这、这、这确定是咱们学校的校刊吗？不会是哪个小地摊上买来的小黄书吧！”

打开扉页，便是一排诱惑的字眼：“翩跹的彩蝶掠过麦尖，追逐着芳香，绮丽的云朵留连天空，缠绵不休。闻到了吗？那恋爱的芬芳。”

闻到了，感觉到了，想拥有了，可是敢吗？校长你这打的是什么心思？

小黄书里还出现了校长的专访。

石榆生：叁疏高中校长，哈佛大学研究生，牛津大学硕士，麻省理工博士，现年三十有余，未婚。

——哇靠，这么牛B的人才，国家怎么舍得把他扔到这穷乡僻壤里来！

家庭背景：其父石全福是著名珠宝商，其母是某大学教授。

——纳尼？石全福珠宝？就是挂在皇后区最高大楼上的那个广告？！

这是校长吗？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富二代呀！富得流油的富二代呀，而且流的还是中石油！

接管这学校的目的是什么？难不成是闲得无聊，找地方寻求刺激？女人玩厌了，钱也花得不想花了，所以来学校寻找青春？

一个学校的校长，怂恿地说：“亲爱的同学们，青春不常在，抓紧时间谈恋爱。”哪有这样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青楼老鸨！

白黛抱着枕头爬上夏银河的小床，满腹疑惑地问：“这石榆生校长，到底是来做校长的还是来搭鹊桥的？”

夏银河摇了摇头：“问宁夕，他们中央行动组可是直接由校长管的，离党中央最靠近。”

杨宁夕躺在床上啃着苹果，嚼得倍感滋味，突然听到夏银河说行动组，赶紧咽下

苹果，抗议地说：“得，你就别提这个中央行动组了！叫我们去开了个会给了个组织名号，然后是干什么的也不交代，我感觉校长是把遥控弹扔给了我们！哪天他一个不开心，就给按爆。”

白黛摇着手里头的《叁疏校刊》，疑惑地问：“也就是说，这本校刊里面介绍得天花乱坠的中央行动组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你们组员都一无所知？”

“完全不知！谁知道是扫毒的还是卖咸鸭蛋的呢！”杨宁夕对这事一肚子的郁结，装疯卖傻地拿下班里的学生会代表，却换来这样的破事！

说来，杨宁夕竞选学生会代表成功，还真要感谢她的祖宗杨玉环！

当时的杨宁夕大步流星地直冲讲台，站在讲台上虎背熊腰地环顾全场，嘈杂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这妞就开始自我推销起来：“我姓杨名宁夕，是杨玉环的第不知道多少代后人，虽然我没有我先祖奶奶杨贵妃好看，但是我持有她的身段！看在我奶奶的分上别吝啬给我的那一票。”

这话一出全班同学都欢乐了，学生会代表也跟着到手了。

杨宁夕活脱脱一个杨玉环真身，美貌撇一边，主要是那身材儿。一米六几的个儿，一米几的宽度儿！她时常会发出感叹：“生不逢时！”

5.

整本校刊发下来，震惊之后遍布疑云！

这个二世祖校长到底想干吗？是想让全校那么多人陪他一起玩游戏，还是真想干点啥成绩出来？

把自己家底给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炫耀？那没这必要，要炫耀也不必跑到这荒山野岭来。引诱学生恋爱又是为了什么？中央行动组这个神秘机构是要干什么的？

一个个的问号顶在学生们的脑门上。

不过夏银河倒不怎么在意他的目的，不管他要怎么样玩她都举四肢支持，三年过了，给她发个毕业证就行了！

反正进了这种三流的学校，想考什么名牌大学，基本是破灭了。本来自己就不是个热爱学习的人，有得玩岂不是更好，只要校长不是猥琐大叔就行了！她更感兴趣的是那个被坑爹的二世祖学生是谁！

所以第一次月考来临了，她也不慌不忙的。可白黛和杨宁夕却拼命啃书，晚自习还拉着她一起去图书馆的自习室。

学校的路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图书馆是以前的旧教学楼改成的，斑驳的红砖，潮湿的青苔，换个胆小的，白天里都不敢一个人来，就像那天那个被校长坑爹的二世祖所说，这儿也不知道有没有吸血鬼，据说这些生物最喜欢这样的环境。

三人壮着胆儿进了二楼图书馆，瞄了个咪的！管理员就在锁门了！

记得图书馆是九点关门的，这才七点呢！三流学校的图书管理员都是这么混着拿工资的么？

图书馆的管理员看了她们一眼说：“你们是今年的新生吧？这图书馆虽说是九点关门，但平时都是下午七点左右就关了，自从发生失踪事件之后晚上就没有学生来借书了。”

听到这儿，什么几点关门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失踪事件？”

管理员脸色有些慌乱，急急忙忙地催着她们离开：“没什么，总之这儿晚上还是尽量少来，要借书明天白天来，快离开吧。”

书自然没借到。夏银河回到教室，刚落座，坐在后座的班草唐升平就凑了过来：“这么晚你们还敢去图书馆？”唐升平睁大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惊讶异常。

唐升平虽然身为高一89班的班草，其实长得并不咋的，除了眼大皮嫩像正太，骨子里流淌的却是贱人的血液呀！什么美男，什么俊朗，跟他根本扯不上关系，可他丫的命好，落到了这么个美男匮乏的89班，虽说贱是贱点，但好歹给班里撑了面子。

唐升平有二贱，其中的一贱让夏银河深受其害。

夏银河喜欢在上课的时候没事打个小盹，唐升平的贱腿就爱在这时蹬上她的后椅！他简直把夏银河当成了草船！

夏银河的怒瞪、大吼、警告都全无效果，最后还是请出杨宁夕才把他的“箭儿”给止住。

杨宁夕来自的县城很偏很偏，偏到是蛇虫鼠蚁都懒得去的大山里，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做事雷厉风行虎虎生威，为村里的妇女维权时那就是一脑门子的劲！

杨宁夕性子随了她娘！

她可没有因为唐升平给班里撑了面子而给他面子，威胁起他来照样没有丝毫的怜惜。

她把唐升平堵在了门口：“唐升平，我不管你是班草还是墙头草，总之以后别再踢夏银河的椅子了，你知道中央行动组是干什么的吗？当你知道了，你的高中生涯也到头了！”

如此赤裸裸的威胁直逼唐升平，唐升平端着一张委屈的脸说：“代表，你这是假公济私！明明先是夏银河上课睡觉的不对！”

杨宁夕倚在门框上，圆润的脸蛋儿上没有一丝惭愧，不咸不淡地回唐升平：“你说对了，我摆明了假公济私！不过这可是我昏天黑地、冥思苦想、装疯卖傻争来的权利，想怎么用那是我的事！”谁知道中央行动组到底用来干吗的，所以得赶紧在没公布前好好使使！

从此唐升平老实了，所以，他开始了他的第二贱！

他真正老实的原因不是因为威胁，而是因为他没空祸乱夏银河了。不知何时他勾搭上了高三的夜鹄白，鞍前马后地伺候起夜鹄白来。用白黛的话说那都是狗腿惹的祸，夜鹄白在叁疏高中可以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传闻背景是黑道。在唐升平这样血气方刚的年纪里，傍一大哥，比泡一仙女还让他自豪！

由于他的这两贱，夏银河对他长相的那点礼让也没了，她没好气地回唐升平：“怎么，去不得呀，有咱们宁夕在，还怕什么！别把我们想得跟你一个忒样！”

“那是你们不知道，那图书室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两个学生吧！”唐升平露出两个酒窝乐呵地看着夏银河，一脸的幸灾乐祸。

夏银河听着也心生惊悚起来，他所说的和刚刚图书管理员所说的这么吻合！难不成这学校真的有什么怪异？

不过她仍故作镇定：“切，我们早知道了，而且我们还知道那两学生是跟随潮流玩穿越去了！”

“啊，你真知道？知道你们还敢去，不怕莫名其妙地消失掉？”

“不怕，我们都渴望着能穿越呢！”

唐升平贱归贱，却也是个单细胞生物，被她这么几句就唬得一愣一愣的了。

6.

这失踪事件，学校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像是被刻意地遗忘了。而唐升平之所以会知道，据说是因为夜鹄白给他的关照！狗腿就是这样，大哥给点小阳光，马上就能灿烂天真起来。

而夜鹄白的名字虽然大家都如雷贯耳，实际上本人却是个孤僻的人，偶尔出现还一堆小弟前呼后拥的，所以夏银河她们从未仔细地瞧过他的那张脸，那张传说中被上帝雕琢得无可挑剔的脸！

进入秋季后天气渐渐转凉，夏银河她们商量着去买几个热水瓶储备热水，以备不时之需。

从女生宿舍出来，穿过旧操场，在食堂的右边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枝繁叶茂，不时有淡黄的槐花掉落下来，商店就在这槐树下的一排平房里。

商店的门是天然的木质双页门，古老而陈旧，被某些无聊的学生在上面玩了涂鸦，门前也是一片狼藉，各式各样的垃圾布满了这排平房的屋角边沿。

这个学校哪儿都穷，就商店不穷！生意好得不得了。

一百多平方米的地方嘈杂纷扰，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婶穿着碎花的连衣裙，站在一排玻璃柜前面忙碌着。

玻璃柜前挤满了买东西的学生，大声叫嚷着水桶、瓜子、方便面等等。

夏银河拍了拍白黛的肩膀，郑重地说：“黛儿，靠你了！”

白黛推了推平光眼镜，念叨道：“小宇宙爆发吧！”

她身高一米五五，又浑身缺肉，往人群一塞，便从人缝里漏了进去！

上天果然是公平的！

夏银河趴在玻璃柜台上，看见柜台里绝版的月月舒卫生巾，还真是什么都有得卖！再一斜头，便看见白黛正拖着几个热水瓶又挤了出来。

她赶紧迎了过去，却见白黛猛地被人推了一下，脑袋不偏不倚地磕在了后面那人的胸膛上。

白黛赶紧站稳，对着后边的人连声道歉：“对不起……”

那人比白黛高了半个身，抚着被磕的胸膛盯着白黛看了半晌，夏银河赶忙也跑过去道歉，看这人的身高就觉得一定不好惹，叁琉高中可是不良学生丛生，别这么倒霉就遇到了一个。

而白黛自从道过歉后，就呆滞在那里了。

夏银河还在想这丫头搞啥呢，仔细一看，这、这、这被撞的不就是夜鹤白么，竟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见着了。

这绝对是张受上天宠爱的脸，棱角分明的轮廓，剑眉寒星眼，高挺的鼻梁，一头乌黑的半长不短的头发蓬松而有型。

对于白黛和夏银河的道歉，夜鹤白像是没听到似的，只是皱着眉摸着胸膛，像是在思考，白黛这么娇小的一个女生，为何撞起人来这么疼！

半晌，他转过脸去，朝柜台那边喊道：“沈妈，我的烟。”

沈妈从里头把烟扔了出来，越过一堆吵闹的人头，准确地落在了夜鸢白的手里。

夜鸢白把烟塞进裤袋里，走出了商店。

难道？完全没听到她们的道歉声吗？

白黛这才苏醒过来，叹了口气：“银河，夜公子真是帅呀！”

夏银河点了点头：“是呀，帅是真的帅呀，可是我们好像被无视了！”

根本就是直接被无视了！

7.

在张牙舞爪的年纪里，凡事只要攀上“第一次”这三字，要么黯然销魂，要么黯然伤神。

比如，第一次爱恋；又比如，第一次月考。

月考完了，大伙都等着名次出来，即使是惯于洒脱的杨宁夕，也会在暗夜里哀嚎几下：“名次先生，好歹您也翻翻小女的牌子啊，偶尔临幸一下小女吧！”

她还指着用了好名次拿点学校的奖学金。

分数两天后就出来了，反常的是，名次一直拖着没出。

夏银河咬着奶茶吸管，跷着二郎腿，优哉游哉地翻着本言情小说。她这次月考分数还行，毕竟开学没多久学的东西不多，考的东西也不多，就算玩着学也能轻松应付，更何况，她并不在意名次这种东西。

白黛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翻书手疼，看书头疼，还是开座谈会有意思。在她看来，在这样一个月朗风清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夜晚，谈点情说点爱八卦一下，比风花雪月更销魂。

王丝瑶又出去喝保姆熬的燕窝银耳汤了。自从与王丝瑶同寝室，她们终于明白了“富贵如浮云”这话压根就是坑爹，富贵根本就是张牙舞爪的诱惑嘛！

王丝瑶穿的用的都是些她们看不懂的品牌，法文的、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华丽地灼伤了夏银河她们少见世面的双眼。学校不让学生以外的人住校，王丝瑶的保姆就在校外租了房，洗衣做饭每天还准时来学校送餐。富贵不是浮云，它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她们有时会很无耻地想，要不要去狗腿地巴结一下王丝瑶，说不定她能施舍一些不喜爱的国际名牌给她们。可这仨人都是典型的晚上在梦里做你的臣，到了白天咬着牙也要做皇的类型，心里虽这么想着，却怎么也拉不下这个脸！

白黛羡慕地说：“燕窝银耳汤真是好呀，看丝瑶那水嫩蜜桃般的皮肤呀，真是羡慕我了。”

看着小说的夏银河捡起桌上的一本小口袋书，砸了过去：“闭嘴！姓白的，就你那皮肤还叫屈，天都不容你！”

白黛虽然个子娇小，但脸蛋儿也是白得跟蛋白似的，浅笑起来露出梨涡，那叫一个萌呀！

夏银河继续放话：“你们这些人，都别在我面前说皮肤的事！谁说了我跟谁急！”白黛的一句话，把她刺激得从言情小说狗血的情节里回了神。

全寝室就她最衰，王丝瑶不用说，肤如凝脂。杨宁夕也不用说，大山里的水养人呀，那皮肤也是吹弹可破。只有夏银河的皮肤，白是白，可是没水分没光泽，还经常蹦出痘痘来。

这还只是说皮肤，若说整体的话更让夏银河憋屈。王丝瑶完美、白黛娇小、杨宁夕大气，只有她，高不高矮不矮胖不胖瘦不瘦的，有时她还真想问问自己，你敢再壁花一点么！

杨宁夕知道她郁闷了，赶紧转话题：“黛儿，那二世祖学生和王丝瑶看中的那个男生，查得怎么样了？”

“姐妹们，我需要时间，王丝瑶主动招呼的那个男生容易查，虽没看得很仔细，但大概知道样貌，只要再见得便能认出来。只是那二世祖有点难办，不过只要是在学校里，就总有被挖出来的时候。二世祖嘛，还能有多低调。”白黛分析着说。

白黛出身八卦世家，父母皆是八卦小报的娱记，再往上一辈，曾任职国民党军统情报局，什么阴沟里的消息都能给挖出来。白黛很孝顺，半点都没辜负白家如此优良而传统的八卦基因，遗传得生机勃勃，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说着，王丝瑶回宫了，朝她们浅浅地笑了笑示意她们继续，自己则爬上床拿起手机玩了起来。

王丝瑶其实算是个好相处的富二代女，对她们也是笑脸相迎，也从不会抱怨她们太吵了或者其他，但就是不会融入她们。

有时她们想，难道她要以这样的方式与她们相处三年么？

谁知道呢！

8.

月考名次依然没有出来，杨宁夕彻底放弃了奖学金的心思，算了一下总分，估计不在班上前十。

名次没来，校长大会来了。

高中的校长大会，与初中的没什么特别。唯一特别的是叁琉高中的校长台，古旧得如同民国时代的遗物，同样是古董，人家是值钱货它却是赔钱货，每年都得砸一笔维修费进去。

夏银河终于见识到传说中的校长了，她站得近看得分明。仅是站在台上不言不动，便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贵族气质。明明已经三十岁了，看起来却只有二十四五的样子，年轻得不像话。而担任了校长这样的职务，他说的话，也不像是话了。

“叁琉高中以后不会再有成绩排名了！”

原本嘈杂的底下顿时安静了！

校长继续说：“所有奖惩都不依名次只看成绩。名次衡量不了一个人的能力，成绩也不能完全地衡量。但是，成绩却能体现一个人的学习态度，不管你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既然进了学校这个门，便该认真对待学习。你们不需要跟别人比，你们的对手只有昨天的自己，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超越自己。所以，只要你们每次考的总分高过上次，哪怕只有半分，也是进步。进步分子理当获得嘉奖，我很民主。”

夏银河听得目瞪口呆，周围一片死寂，阳光白花花地照着，偶尔听得见树叶落地的声音。

这是什么话？这是中国的校长会说的话吗？还是说先给一颗糖再给一棒？不是说天上掉不下馅饼吗，全国哪有这么开明的校长？阴谋？还是阳谋？

果然，底下有胆大的男生颤巍巍地说：“我们是民，您是主……”

“我本来想说这嘉奖是恋爱特权，只要有进步便有特权恋爱，看来同学们不太喜欢这嘉奖……”

“啊……”校长的话还没说完便引来一片尖叫，底下全民沸腾，“校长您好帅！”

校长笑眯眯地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我经历过你们的年纪，明白你们正是处于心萌动爱肆意之时，所以只要你们有能力对爱情负责，保证成绩，那么我就可以保证你们的自由。”

有男生在底下笑嘻嘻地说：“能不能连成绩也不看呀，校长？”